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我的越剧人生

王文娟



的事情是他不可能接受的, 最终希望还是化为泡影。类似的事情多了, 对道临打击很大, 我也只能设法安慰他, 劝说他重新来过。如果我有新的打算和计划, 道临也一样会始终站在身后, 鼓励我支持我。即使在现实面前时常碰壁, 至少还有彼此可以互相理解, 互相安慰。在艺术上, 我们是对话者、切磋者, 遇到困难时, 又是同道者、支持者, 毕竟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珍贵的东西值得追逐, 值得保护, 比如梦想, 比如原则。

在大方向统一的基础上, 两人适当的性格反差, 反而能够起到互补的效果。比如, 道临严谨细致, 凡事都三思而行, 而我常常凭直觉判断问题, 在我遇到难题时, 他能帮助我分析因果, 梳理思路, 有时当他的思维陷入死角时, 我的意见也往往能起到“旁观者清”、“快刀斩乱麻”的作用。

2005年, 道临生了重病住进华东医院。正逢盛夏, 我连日在家与医院之间来回奔波, 发起高烧持续不退, 也只能住院治疗。我们住在同一幢病房大楼里, 我在十楼, 道临在九楼, 两人只有一层之隔, 却躺在病床上无法相见。我本来瞒着道临, 但他两天没有见到我, 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追问阿姨才知道我也病倒了。那时他身体十分虚弱, 还是抱了一只西瓜颤颤巍巍地上楼, 蹒跚着来到我的病房, 坚持要喂我吃西瓜。此情此景, 令在场的人都十分伤感。谁也赢不了和时间的比赛, 从起初的相知相守, 到中年时的相互扶持, 再到晚年时的相依为命, 我们和众多普通夫妻一样, 走过了充满回忆的近半个世纪。

道临在养病时, 有时晚饭后我陪他下楼散步, 沿着武康路一路走去, 经过密丹公寓时, 他笑着问我: “你还记得吗, 谈朋友的时候, 人家都睡觉了, 我们还沿着这条路来回走? 你说这样送来送去, 像演‘十八相送’一样。”

人生如旅, 终究还是难免一场送别, 恋爱时那一次次“十八相送”, 每次都是他最后送我回到“枕流”, 在人生这条漫长的路上, 最终, 是我送别了道临。这一路上, 我见识了许多风景, 但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 永远还是那一个能够并肩同行, 能够分享悲喜的人。

明起连载《交接香港》

6. 怀念悠远

当晚书春坚决不睡小梅收拾干净的宽敞楼房, 而跟德清挤在那一米多宽的木板床上。他知道两人都无法入睡, 都需要在酸涩痛苦的回忆之中慢慢地舔舐心灵的创伤。

关注到仁美纯属偶然。插队后的头一个“三夏”, 挑了一早晨一上午麦子, 浑身的汗水几乎流干。中午收工, 一屁股瘫坐在灶口的小矮凳上泥塑一样, 要不是肚里一阵叫饿, 真以为自己超升了。突然, 耳中钻进一个姑娘回应家人的话音:

“你们先吃, 马上就好。”

话在滚烫的午空中脆脆地漾, 悠悠地散, 凉丝丝的, 把书春的目光一下子吸去。但见炎炎的烈日下, 一个姑娘戴着草帽灵巧地在自留地里锄着杂草。路上没有一个行人, 四周没有一丝声息, 连小鸟也躲在树叶下停了鸣叫。淡淡的地气, 随着青灰色炊烟胖胖地浮, 瘦瘦地散。书春看得惊诧极了: 自己累得几乎休克, 这姑娘难道是钢铸铁打的?

从此就见她每天收工后都要到自留地里劳作一阵, 连下雨天也去, 拿一把锄头开沟排水。书春深深地被这个勤劳的姑娘打动了, 于是每当她在自留地劳作, 便也练开了笛子二胡。有时夜里苦读得累了, 又合着她的织布机声消乏一曲。哪天要是没看见她在自留地里出现, 或者夜里听不到她的织布机声, 乐声就像偏了轴心的轮子。而她呢, 只要书春一迟了练习, 便也乱了劳作的节奏, 不时地向草屋张望。

一天书春来了朋友, 下午没有出工下田, 傍晚又罢了笛子二胡。正忙饭菜, 来了她小弟仁海, 睁圆了眼睛问: “啊, 你没生病? 书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小家伙却飞奔而去, 嘴里尖声喊道: “姐姐, 李知青没病!”

眨眼仁美十九岁了, 于是有人上门说媒, 小伙子在镇上农具厂当工人。男方上门那天上午, 仁美破天荒歇了工在家陪着。那天队里给棉花刨草, 刨到十点半样子, 书春推说胃痛提早回家。蔫蔫地来到社场附近, 忽然发现仁美立在自留地里撑着锄头柄冲书春的草屋发呆! 血一下子涌急涌猛, 心一下子跳跳跳快, 人随即喊一样地闪在柳树后憋息静气地觑。

好像隔了几个世纪, 又像只是眨了几下

眼睛, 空中蓦地炸出家人寻找仁美的呼唤。仁美身子一震, 慌忙丢下锄头往棉花地里一蹲, 世界顿时彻底破碎!

家人怎么也找不到仁美, 男方便饭也不吃愤愤而去。大家正在极为恼火, 仁美从后门走进灶间, 轻轻地告诉: “西瓜地里草又高了。”她娘猛地扇去一个耳光骂她下贱, 为了几棵青草丢了吃皇粮的男人! 还不解气, 登登地跑去把西瓜藤拔了个精光。

当天夜里, 白云悠悠地浮着月亮, 树屋倒在地上围着一团团黑影。书春正站在窗洞口为白天的事情暗自伤感, 突然发现仁美挑了一对灰背向自留地走去, 马上大步来到灶间坐在户槛上目不转睛地瞅。仁美来到西瓜地里, 放下担子捧出瓜秧, 然后蹲下身来往西瓜垅里一棵棵补上, 她种得那么专注那么深情, 把白天的烦恼彻底抛了。天边飘来一片白云, 柔柔地从月亮下逸过, 模糊了仁美的情影。书春连忙去擦眼睛, 手背湿湿的, 不知道是泪还是露水。

当年夏天, 仁美还是定了人家。德清便歇了工置办嫁妆, 笛声变得焦躁不安。

入秋后的一个早晨, 仁美在自留地里向书春招手, 三脚两步地赶到她身边, 却指着脚下关照说: “拔点菜秧把茄树地种上, 入冬好吃。”书春不禁呆在原地, 仁美却提来泔沟水往菜秧地浇足了, 然后蹲下身来拔起了菜秧, 书春只好跟着她拔。晨氤湿湿地钻进衣领, 冷飕飕的, 两人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开口, 只管拔。也不知拔了多久, 仁美扁扁地吐出个字来: “你——”书春的神经一下子绷紧, 手指猛地戳进泥土, 目光禁不住瞟去一眼。仁美的脸像熟透的柿子, 两手微微有点发抖, “你也好……成个……家了。”书春一下子跌进了冰洞, 心脏一阵紧一阵地发颤, 眼前直晃自己的草屋。“去招女婿吧。”仁美稳神拔着菜秧涩涩地劝: “一个人……太苦了。”书春鼻子一阵发酸, 眼泪直在眶里打转, 忍了一阵酸酸地问: “他……人好吗?” “现在哪里晓得。” “那你……就肯?” “农村里都是这样, 马马虎虎凑合着过吧。”

元旦那天仁美走了, 随着那个陌生的木匠和两车崭新的嫁妆, 从此再也没有见过。

回到永安

沈飞龙



订 2013全年

新民晚报 送

2011年获国家工商总局颁布“中国驰名商标”

订阅价格:

360元/年 国内邮发代号 3-5

征订及礼品发放时间:

2012年10月18日至2012年12月31日

礼品领取方式:

礼品领取方式: 凭《新民晚报》全年订阅收据至全市各邮政支局发行部门领取礼品。

领取时间:

9:00—16:00 (含双休日)

订阅全年度《新民晚报》读者还可享受:

免费祝福语: 每周一刊登, 祝福语内容限3行, 6号字体不超过39个字(含标点符号), 超出部分按每行50元收取费用(刊例价格100元/行, 每行13字, 不足一行以一行计费)。凭有效订约凭证提前两周时间, 至延安中路839号一楼108室《新民晚报》广告部办理。

邮政咨询热线: 11185 本报咨询热线: 62474929 (此活动仅限上海地区)

好礼!



上海市著名商标

蜂花二代新品
蜂花草本精华洗发露500ml
+蜂花草本精华护发素500ml